

34606

國之干涉。各國政府初以彼此各有目的。意見未能一致。嗣後希臘財政。日漸紊亂。各國勢不得不出於一致。適值希臘敗於土耳其。急欲各國政府出而調停。且應付土耳其賠款。不能不借外債。於是各國政府乘機干涉。即在和平和條約中訂定設立各國財政監督機關。希臘財政。悉歸委員會管理。其辦法與埃及大致相同。其不同者。埃及委員會乃管理財政全部。希臘僅管理鹽煤油洋火等專賣收入。及印花稅關稅兩項。以上各項收款。並非如埃及歸於委員會。另設一特別收款機關。此其不同之點也。

要之。列觀土埃希三國之先例。則知財政紊亂之國。必至於借債。借債不能如期償還本利。必至於管理擔保財源。若再繼續借債不已。國家紛亂不已。必至於監督財政。正式組織財政委員會。吾國今日財政狀況。其借債度日。與土耳其埃及希臘無異也。其不能如期償還本利。與土耳其埃及希臘無異也。其關稅鹽稅歸外人管理。與土耳其埃及希臘無異也。其鹽稅關稅。須存外國銀行。不得存中國銀行。與埃及無異也。所不同者。惟未有正式財政委員會之一聞耳。雖然。自此次政變之後。政局紛亂。恐無已日。經一次政變。則各派必利用外人。仰給外資。無論外債條件。如何嚴酷。均所不顧。但求外債之速成。以求一己之勝利。此即予外人以可乘之機。予知將來必有此等情形之一日。而所謂相差一間之財政委員會。即成立於是矣。

猶希臘之財政委員會。成立於希土交爭之日。厄運之來。恐不遠爾。

用腦時間之習慣 青年進步雜誌譯美國評論之評論

語曰。『一日之計在於晨。一年之計在於春。』德人之諺曰。『清晨之時間。口含黃金。』古今東西。無不寶貴侵晨之光陰者。乃巴黎評論報 La Revue 近載『論用腦時間之習慣』一篇。述及多數有名學者。有在夜間工作之性癖。幾將寶貴晨光之主義。完全推翻。誠絕有趣味之問題也。茲撮譯其大要。以供學者之討論。

應用腦力之工作。如文藝之著述。科學之研究。以何時為適宜乎。有多數著作家。恆在晚間或夜深。而以居巴黎者為尤甚。求其所以如是之故。蓋因夜間人各歸所居。無親朋探訪之擾。且其時人聲漸息。市囂亦靜。心神不為所亂。有此種靜寂之境地。神思自能凝一。可以無微不至。無幽不燭。在文學家自然妙緒橫生。獲成佳構。在科學家亦能闡明天然之律令。深造有得矣。

法國女小說名家喬治散特。 (George Sand) (一八〇四年生一八七六年卒) 著作小說。必在夜間。鮮有在日中者。當作小說時。口常銜雪茄。愛特門特 Edmond de Goncourt 譏之曰。『散特於夜午始起操作。至侵曉四時而止。可謂俾夜作晝矣。』

某日。散特於深夜一時。已完成小說一篇。意欲更著。購思不屬。乃將所作者謄錄一過。而四時之限已屆。其苦心孤詣如此。

季德寶。Maximilien P. E. Littré (一八〇一年生一八八一年卒) 法國著作名家也。亦喜於夜間操作。但其搜探典籍。

則在日間。香輯意義搜羅材料既備。入夜乃執筆成之。其本傳曰。『季德寶日間亦處置學校事務。正值鄉居之際。則爲醫病施藥諸慈善事業。旁晚六時半。進極儉陋之晚餐。自後始從事著述。非至夜深三時不寢。若是者蓋有年。』

慕及爾。Henri Murger (法人一八二二年生一八六一年卒) 爲託爾斯泰書記。以著『波希米生活之情狀』書成名。其操作惟在夜間。

巴推耳梅散抵來爾。Tudes Barthelemy-Saint-Hilaire (一八〇五年生一八九五年卒) 法國政治家及東方語學家也。著述頗盛。而以翻譯『亞理士多得』一書著名。性不喜在日間著作。必不獲已。亦須緊閉百葉窗。燃燈火爲之。使與夜中彷彿而後能成篇。

法歷史家梅士寶。Francois Eudes de Mezeray (一六一〇年生一六八三年卒) 與巴推耳氏有同一之性癖。在晝間必閉百葉窗。就燭光下著作。雖盛暑不易也。

巴爾柴克。Honore de Balzac (一七九九年生一八五〇年卒) 法國小說名家也。亦喜於日間閉百葉窗。燃兩燭而撰著。

平居於旁晚六時或七時進食物少許而睡。至夜半令人喚醒。進極濃烈之咖啡。則操作直至正午。

拿破崙第一。亦喜於夜間治事。

極羅待。Girodet Trioson (一七六七年生一八二四年卒) 爲法國名畫家。兼長文學。愛詩歌繪畫如生命。人稱之『夜中藝術家。』每於夜間神思勃發。自寢榻上躍起。懸燈於書齋。頭戴巨帽。上徧插已燃之燭。設備既竟。始行操作。今所傳極羅待之洪水圖海神圖。以及其他傑作。皆於此燈光之下成之也。

從來著作家。恆有不可解之奇性。如德國文學大家荷得。J. W. Von Goethe (一七四九年生一八三二年卒) 必於行走時構成佳作。然有此癖者。非特荷得也。據星姆君 Mr. Cim 之說。有多數著作家。非於散步時。不能成章。

蓋行步爲有勢力之大腦刺戟動作。故法國之大哲學家盧梭。Jens Jaquen Rousseau (一七二二年生一七七八年卒) 人稱之爲『孤獨步行者。』彼喜於散步時構思。以成其著作。嘗曰。『於行走之中。如有物焉。足以激動濬發吾之思想。余於靜止之時。幾不能構成一語。余必先使身體活動。然後腦筋隨之活動。田野之風景。山水之清秀。天色之幻變。空氣之新鮮。與夫因散步而得之胃口之佳勝。身體之健全。在在足以使精神煥發。思慮勃興。余常以晨間鈔樂譜。下午遊步於外。隨身攜鉛筆與稿本。腦中結構。措辭已成。然後執筆錄之。未嘗思易其

34608

方策。余視余家鄰近之蒙德莫命賽 Montmorency 樹林。無異余之書齋也。』觀盧梭氏之言。可見彼亦行走的著作家矣。

然盧梭於患不眠症時。亦常於臥榻上著作。嘗曰。『余若布紙於案。執筆於手。將不知所爲。惟在陵谷叢林之中。否則夜間偃臥。方於腦中草成文字。』蓋盧梭氏素乏讀書記憶之力。生平未嘗熟記詩六節。而欲於腦中構成文字。其遲緩困難可見。

此種作文之法。單恃腦力之記憶。而不筆之於紙者。謂之腹稿。詩家多用之。而以戲劇家爲尤甚。法國比隆。Alexis Piron (一六八九年生一七七三年卒) 所著之各種悲劇。均構成於腦中。在演藝人之前口述之。自能練習精熟云。

由前諸說。應用腦力最適宜之時間。在夜中乎。在散步之時乎。余於諸名人之事實。不敢斷其爲非。亦不敢遽以爲是。以夜中及散步時著作之人。較諸在日間與靜居室內著作者。究居少數。此則其常然。彼則其偶然。斷不能因偶然而棄常然也。世固有文家於吟詠之時。必飲酒或吸鴉片者。不能因其能文。并其嗜好性癖而習之。於夜中或散步之時操作。雖無飲酒及吸食鴉片之害。然其爲性癖則一也。

青年會與留學生之關係錄青年進步雜誌

青年會之宗旨。在輔助吾國青年體智德三育之進步。俾其盡力於社會國家也。青年二字。範圍甚廣。有以年歲爲標準者。

有以精神爲標準者。亦有以所處地位爲標準者。然無論以何者爲標準。留學生均不出青年之範圍則可必也。蓋留學生以年歲論。既多少壯新進之輩。以精神論。又多英奇磊落之材。若其所處地位之重要。尤不可言而喻。故留學生不特爲一國之領袖。實爲一國之救主。其關係不可爲不大。而責任不可謂不重。然則留學生實爲青年一緊要部份。青年會可不特爲注意乎。

曩者我國游學之風未盛。有負笈萬里之志者蓋鮮。斯時無所謂青年會與留學生關係之問題。今也留學之風日盛。人莫不知游學之重要。遠涉重洋者。不覺其苦。反以爲樂。由是大地之雄國。吾國學生之足跡殆徧。據最近之調查。在外邦求學之官私費生。其數逾六七千人。已回國者不下五千人。此五千人。散佈各省。而以北京爲最多。可見留學生人數日益加增。此青年會所當注意者一也。

留學生爲一國之領袖。一國之救主。吾已言之。今就北京一隅以觀。其在政界膺重位而有聲望者。不下百餘人。在軍學界據要津者。亦比比皆是。蓋自科舉既廢。吾國政界軍界學界。莫不取材於留學生。游學一途。實爲今日登仕版膺政位之終南捷徑。將來之官吏。即今日之留學生。此青年會所當注意者二也。留學生人數既如是之多。地位又若是之重。與國家實有密切之關係。故對於其體智德三育之進步。青年會實有輔助之責。以養成其服務心。公德心。愛國心。及其他各種美德。明矣。